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八

金史卷一百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四

圖克坦烏登張升附　實嘉紐勒琿本名實錄

富察官努冀禹錫附　內族承立一名慶善努烏哩附

圖克坦烏登不知其所始累官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烏登皆

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為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為之擾動烏登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間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為不可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徐州自恃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移烏登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拜扎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拜扎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

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登入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和碩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顏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琺嘉某振武都尉張翼及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隘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遊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陝

州觀察副使無規措轉運副使穆廷蘇頁以船八十往運潼關閿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北將古魯罕扎乘淺攻之不能克遇蘇頁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達春願從行省征進烏登授以帥職聽招在城民充軍達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烏登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宣差趙三三名偉亦依達春招募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

烏登忌偉得衆欲挾詐抗之完顔蘇啰時為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無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鷄堡大兵既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陜賀德希不待命出城迎戰馬蹶幾為所獲烏登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偉亦無船可渡矣初烏登發閿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軍資器械為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募牌印陜州及鹽司牌

亦奪取之又欲刼州民財物以資軍蘇時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虚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寛相公入援亦易為矣烏登大怒以為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州中亦有闗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强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劉

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遥躡其後明日張翼

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

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

嶺大兵潛名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

廬舍積聚慮為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

知必死皆有鬬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

支頗亦散走于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于馬前鄭倜

刼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攜其首以降于是士卒大潰烏

登和碩提數十騎走山閭追騎擒得皆殺之先是烏登嘗為鄧州節度使世襲穆昆洪果薩哈時為宣差都總領與烏登親厚故决計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鷄等軍脫走者百才一二二月蘇呼竄歸有報圖克坦伯嘉言行省至伯嘉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伯嘉曉之曰前日烏登欲劫此州為蘇呼力勸而止此行省非烏登乃蘇呼也父老乃聽伯嘉出城陜州自軍出日有逃

還者伯嘉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伯嘉又募收所棄甲仗若獲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五月總帥副點檢延扎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某立虢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伯嘉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布哈努色爾為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翚昌知府元帥完顏呼沙呼入陝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

山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呼沙呼赴南陽留山寺以阿布哈努色爾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為河解元帥屯金鷄堡軍務隸陝西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員外郎有隙坐視我軍饑餓不為存恤于是自往永寧勸喻偉頗為小民所信往往獻糧或盜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横恣言于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

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鷄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于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圃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殺北城邏卒舉號台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殺阿布哈努色爾李獻能提控布希某總領來道安因誣奏努色爾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寃而莫敢詰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資一日詰李

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憾之乃乘猝色

爾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踰城而

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扇為箭鏃聲州人疑叛軍多

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能

最為所恨故被害尤酷偉之變絳州録事張升字進之

大同人户工部令史出身魯為漁陽簿遷絳州録事謂

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禄今日國家遭不幸我

不能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圖

克坦伯嘉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為上言烏登等鐵嶺敗狀于是籍重喜和碩烏登家貲暴烏登為罪首牓通衢云

實嘉紐勒琿本名實錄興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為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控制西垂實為要地都監鈕祜祿古爾錦材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

故以命紐勒琿十一月紐祿琿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于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翟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

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為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度使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為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又舊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于餽運亦合依上屯

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為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從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廵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奸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畧施行之天興元年二月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徳乙丑大元將特黙岱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畧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安適慶善努

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鬬志已巳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紐勒琿令自募一軍使為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為可用初患砲少欲以泥或磚為之議者恐為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禄山將伊子奇于此攻巡遠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宮屬王壁李琦傅瑜極

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游堌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詔撫陳貴往決之纔出門為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為固欲殺獻策者而不知所在四月以紐璘璘為總帥佩金虎符罷司農司以其官富察世達為集慶

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温特赫道僧歸德府同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珠嘉塔克實布奉職權奉御紐祜祿色埒默來歸德徵糧紐勒琿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呼圖權元帥護送載糧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張布為幄上遂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止有馬

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為辛軍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復有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名用計事而不及官努故官努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三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努以兵乘之為亂明日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投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官努在雙門驅知府紐勒琿至言汝自車駕

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
令軍士擁至其家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
具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實嘉紐勒琿等反臣殺之
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紐勒琿之惡後其姪大安
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復其官語在烏庫哩鎬傳哈薩喇
烏達代紐勒琿為總帥軍變官努無意害烏達使二卒
召之道官努有善意烏達喜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
努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

餉不給朝廷命富珠哩阿哈行總帥府事以親軍武衛
皆隷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詐語道中朝廷聞
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哈請從其願以券
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詐語者阿哈得四人斬之國
子監前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刼府民武邦傑及
富察耀珠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努之變
富察官努少嘗為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奸事繫燕
城獄刼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即自拔歸朝

廷以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此軍月給甚優官
努日與郡不逞博為司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
未知法禁詔勿問伊喇布哈攻平陽官努請行論功第
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
以取鄧州自効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
攻復謀北歸遣伊喇留格入鄧說鄧帥聶赫稱欲劫南
軍為北歸計留格以情告聶赫官努繼以騎卒十餘入
城議事聶赫欲就甕城中擒之官努知事泄即馳還見

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努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聶赫辨理曲直留馬于鄧而去乃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稱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畧有可取者宰相以為然乃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紇而還遂巡黄陵入谷等處刼牛羊糧資甚衆尋轉正都尉又以軍至黄陵幾獲鎮州大將于是中

外皆以為可用遂拜為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十二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岡平章博索率諸將戰官努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實嘉紐勒琿以軍衆食寡懼不能給請于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于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名諭官努曰紐勒琿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歸德

始升為元帥又嘗名之謀事而不及官努故官努始有
圖用之志是時大元帥特默岱守歸德官努既總兵柄
私與國用安謀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珠勒根
烏舍使用安廻附奏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
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
再圖恢復紐勒琿沮之自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
肆為剽掠官努不之禁于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
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為上言官努有反狀上竊

憂之以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内族錫馨隂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㚢徹賤中起為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哈錫馨知官㚢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㚢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㚢乘隙率其軍攻用用軍敗走官㚢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劫朝官皆聚于都水摩和納宅以兵監馬驅參知政事賽嘉紐勒琿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

直長把納新于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于地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追逡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顔呼喇勒都事冀禹錫赴水死禹錫守京用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不從見害是日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實嘉紐勒琿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為樞密

副使權參知政事初官努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努因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努密與特默岱議和事令阿里哈往言欲劫上以降特默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努畫所營之策先是忠孝軍都統張姓者謂官努決欲劫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努之第數之曰汝欲

獻主上我輩皆大朝不赦者使安歸乎官努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即以好語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即當殺之官努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張乃退官努即聚軍北草塲自言無反情令勿復相疑也遂畫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

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小劫再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伍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栅而還遂真拜官努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勅黄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葢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兵既退

官努入亳州留錫馨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曰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為此奴所因耳于是內局令宋𪧘諸與奉御烏克遜愛實納喇奇塔特鈕祜祿温綽密謀誅官努或言官努密令烏舍計構國用安脅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于宋自贖反復之罪官努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努憤憤而出至于扼腕頓足意趣叵測上决意欲誅

之遂與內侍宋齊諾處置令費摩綽哈名宰相議事溫綽伏照碧堂門閭官努進見上呼參政官努即應溫綽從後刺其肋上亦抜劍斫之官努重創投城下以走溫綽叱奇塔特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溫綽請上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因名范察遜王善爾白進阿里哈進先至殺之堂下阿里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為亂箭所射而死齊諾愛實奇塔特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戶溫綽兼殿前右衛將軍范察遜

王善爾忠孝軍元帥于是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初官努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久苦饑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努嘗從黙檢內族色埒黙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為不可故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努為無君諷上早為計會其變遂以計誅之後遣烏庫哩富察如蔡還言其城池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努之

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錫馨既黨官努一日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温特赫道僧帥府經歷把納新鞠問錫馨伏罪下獄官努變錫馨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于宮門殺道僧把納紳于其家遂奔亳及官努伏誅詔黙檢珠勒根阿實達即亳州斬錫馨及忠孝軍首領數人烏舍使用安未還伺于中路數其罪殺之

内族慶善努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古新之子平章博

索之從弟也為人儀觀甚偉而内恇怯無所有至寧初
宣宗自彰德入關慶善努迎見于臺城宣宗喜遣先還
中都觀變宣宗既即位以承立為西京副留守權近侍
局直長進官五階賜錢五千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
留侍朕遇闕赴之仍給汝副留守禄此朕特恩宜知悉
也貞祐初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呼沙
呼專權僭竊嘗為宣宗言之後呼沙呼伏誅慶善努愈
見寵幸以為殿前右副使都點檢三年大元兵圍中都詔

以慶善努為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為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職四年知慶陽府事兼慶元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駞進詔諭曰此皆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因令徧諭諸道帥府焉興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迴經寧州慶善努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于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善努以兵逆之戰于馬吉峯殺百餘人斬酋首

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疋三年四月夏人據通秦寨慶善努遣提控納哈塔邁珠誅之夏人以步騎二萬逆戰邁珠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去斬首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善努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善努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善努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詔以慶善努為元帥同總帥完顔額爾克將兵守盱

貽令城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嘆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之以謝天下不報降為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八年正月鳳翔破雨行省徙京兆居民于河南令慶善努以行省守之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懼不能守屢上奏請還每奏一帖附其兄愽索一書令為地朝廷不許十月慶善努棄京兆還朝留

同知乾州軍州事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慶善努行至
閿鄉哀宗遣近侍費摩齊錦授以黄陵岡從宜不聽入
見未幾代圖克坦烏登行省事于徐州天興元年正月
自徐入援選精鋭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顔鄂倫統之將
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
降大兵慶善努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
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薩納台軍遂
潰鄂倫戰死慶善努馬蹪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凌

阿阿敦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馬載慶善努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為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為念及見大帥特默岱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

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託以應援徐兵夜啓關挈家走歸德慶善努以為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鄂倫丞相薩布之姪元光間例以諸帥為總領鄂倫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族而用疎屬故博索承立鄂倫輩皆腹心倚之

贊曰官努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龍斷然哀宗一旦倚為腹心終為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

景大同而小異圖克坦烏登慶善努為將皆貪宜數取敗紐勒琿無大失行而死于官努哀宗猶暴其罪寃哉

金史卷一百十六

金史卷一百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托 克 托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五

圖克坦伊都　鈕祜祿經實劉均附　王賓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圖克坦伊都不詳其始嘗累官為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善努撒東方之備入援未至

雎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盔渡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伊喇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乙巳大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北即以為京東行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黄樓而

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益渡敗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旣而侯進亡命駐靈壁杜政張興亦慮為北所害窮窘自歸伊都撫而納之與留徐杜政還邳州伊都資稟仁厚持大體二子兩姪為軍將頗侵漁軍民青州人王祐為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伊都常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横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豐紳遥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乘軍政廢弛城中空虛以

六月丁巳夜焼草場作亂時張興卧病祐恐事不成起興與同行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從宜重僧努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為都元帥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豐紳為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赫舍哩阿古以伊都為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

駐于城南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古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拉格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内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眞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格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古父子殺之州中請伊都主帥府事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以資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令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

屈而死徐州旣歸海州邳帥烏凌阿某亦讓印於杜政

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

惟伊都不改髻髪以至於死云

鈕祜禄經實不知其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開興

元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營於衛眞西北

五十里鹿邑令高昻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趨亳州岀衛

眞呼縣令楚珩同行珩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避遷之

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

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屯己六年經實悉籍城中丁壯為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為之空經實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鎮安者皆紅襖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經實以遷民為軍益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

謀已乃乘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掩殺殆盡經實出走衛眞楚珩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被剽略劉堅者初為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為宣差乙已大兵石總管入州改州為順天府春為總管戴興為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為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提控邢某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卧病聞春亂流涕不

自禁春遣人昇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恧無言春欲殺

經實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逸之出城邢尋病

卒二年夏四月北省特黙岱攻歸徳春以戴興提精卒

以往獨與疲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

既而崔齊錦為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齊錦為節度

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齊錦為城父

令所殺未幾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

能拔殺屬縣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

為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者林慮人時為亳州觀察判官春既逐經實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畫初調蘭陵主簿碎虹縣令尋入為尚書省令史坐

事罷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鈕祜祿經實出走楊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亨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亨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亨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而北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恨用之晚擢為行部尚書世襲穆昆上初至亳賓等適徵民丁負鐵甲入蔡及會計忠

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富格王六十之徒擐甲譁譟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即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呌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副使魏節亨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玖珠皆被害又數日殺

節度使王進進嘗應經實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珠者本宿州重僧努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珠為振武都尉將兵三千應援是時大兵圍亳步騎十萬喜珠以衆寡不敵獨與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珠不可進即以兵付喜珠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

已未官努與阿里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為不可當留輜重於蔡選軍扈從入聖朶就武仙軍遂入關中關中地利可恃又有郭哈瑪爾等軍在西可恃甲子詔召官努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車駕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珠扈從入蔡則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珠為集慶軍節度使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珠先往城父督糧餫聞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羣起而僨之無復忌憚伊都經實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楊安兒李全餘黨也甞歸順大元為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六月徐州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豐紳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作亂逐元帥圖克坦伊都安用率兵入徐州斬張興及其黨十餘人以豐紳為元帥兼

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千戶高拉格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搆徐州總帥王德全殺宿帥赫舍哩阿古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烏凌阿某亦讓州於杜政送欵海州既而皆歸安用北大將阿勒楚爾聞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於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眞絶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金朝既

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託從宜重僧努自通於朝廷重僧努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未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柰何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眞怒其叛已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眞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未幾

朝廷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為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兖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駞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戶宣命勑樣牌樣御畫體宣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决以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盱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

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跪揖如

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

與侯摯議内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

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與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

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旣而選人取朝廷賜物遍

觀之喜見顔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

等不可即設宴拜受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

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

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
宣大信牌玉兎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
邛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乃遣
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大率以為歸德環城皆水
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
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
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
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

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豊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

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玉帶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為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明德豊紳張璃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徼徐宿兵止以勤王為辭二帥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為名襲徐宿既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豊紳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

遣温特赫張格以杜政豊紳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吳帥張格輩九人併斬之張格將死大呼曰國咬皃汝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會上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為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繫豊紳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重僧努赴援

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使人劫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即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亡去乃命蕭均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大元東平萬戶扎拉將兵至漣水遂降焉扎拉既渡河趨蔡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淮閫甲午正月聞

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投
水死求得其尸劓面繫馬尾爲怨家田福一軍臠食而
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
顧盼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
義進士第一時爲用安參議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
經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
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鈕祜祿納新始立州事留
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

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重僧努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具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為濟州義軍萬戶是時叔父全為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祕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赫舍哩約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攜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

豈人情之所樂哉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邱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邪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約赫德復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為國建功全軍來歸即吾人也邪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目以兵虜孰愈哉約赫德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禄大夫封滕陽公仍為本處兵馬總領元

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為請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約赫德若青誠實來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為宋守興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禄遇害是時時全為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為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頗

喜乃殺其人以滅口約赫德遣提控戩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縋兵出拒不得前約赫德遣提控王應孫穴城東北隅青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台城中兵來犯約赫德營提控鄂爾多先知設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孫穴城將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目餘衆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衆走遂

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全與元帥左監軍額爾克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額爾克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我用罪在全全與額爾克由潁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宋詔時青來拒全兵全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穫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額爾克及將

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額爾克謂全曰淮水淺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漲宋乘其後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從宜達哈伊實布色埒默李辛稍稍不平全怒曰額爾克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没宣宗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渡淮每立功効諸將謬誤部曲散亡流離憂苦

朕甚閔焉各歸舊營勉圖自效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搆難招誘隣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揺歲遇饑饉盜賊蠭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麋

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今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蹙頞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金史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六十

金史卷一百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苗道潤　王福　伊喇重嘉勇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羣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鬬能得衆心此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為朕決道潤事今即以其衆使為將肯然為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為宣宗顧謂宰執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

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蓋之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通吉齊錦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伊喇特爾格移軍蠡州襲破其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特爾格自拔求歸但備

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特爾格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特爾格不協不可相統屬詔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復中都和輯特爾格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相攻琛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弟明等琛奏滿州提控烏林阿烏登承道潤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横如此將為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

不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陷滿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為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令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詔道潤與伊喇特爾格合兵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援既而道潤與

賈仝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仝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既與道潤相攻已而詐為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伊喇重嘉努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

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順之張柔攻
賈瑀殺之道潤既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
初貞祐四年右司諫珠嘉濟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
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
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圖克坦
鎬等十有六人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
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
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

陜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鄂屯哈斯罕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陜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料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仍晉安河中守臣檄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凌阿興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

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檄使伊喇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舒穆嚕穆請以高爵募民略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

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
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河間路招撫
使伊喇重嘉努為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
中都泉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
安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平陽招撫
使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顔開為上黨公
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
青榮禄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

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俻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福建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

滄州東濵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為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為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為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濵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貽後悔宣宗以為然乃以福為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遥授同

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為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興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四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為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

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衛州脅肋芻糧先定賞給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併力討之乃止

伊喇重嘉努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遥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顔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重嘉努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

元光元年移剌信安本張甫境內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為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為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肅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重嘉努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領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重嘉努奏鎮安距迎樂堌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高陽公甫有海船任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

以使人令擬應募者特遷忠顯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四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遷洺州防禦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

遷知真定府事兼經略使遂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大元副使天倪治真定仙凡貴為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貴亦歸順于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已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大元大將薩納台討仙仙走

閏月乘夜復入真定薩納台復擊之仙乃奔汴京五年
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為恒山公
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兵至仙遯歸未幾衛
州被圍内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哈達樞密副使布哈救
之從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
襄漢哈達布哈駐鄧州仙由荊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
年正月丁酉哈達布哈敗績於三峰山仙從四十餘騎
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凌阿呼圖不納幾為追騎所得

乃舍騎步登嵩山絕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和卓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色埒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大元大將蘇布特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色埒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

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色埒為中京留守詔仙曰色埒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庫哩呼嚕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初色埒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領洪果薩哈五朶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還留山惡薩哈權盛改為征行元帥屯比陽薩哈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

大元大將蘇布特署薩哈守裕州薩哈乃詐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薩哈乃報大元大將遣兵來擊敗仙于柳河仙跳走聖朶寨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聖朶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敎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

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為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于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已二年正月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從呼喇勸還歸德仙乃奏請誅璠哀宗不聽以璠為歸德元帥府經歴

官播字邦彦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偪已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宫努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使完顔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敉使伊喇愛罕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爲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愛罕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枽軍食不足從軍鄧州仰給于鄧

州總帥伊喇瑗鄧州倉廪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淅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槩劉琢往襄陽借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槩持兩端畏留迺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為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為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伊喇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

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𠍴之盃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先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孟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粲琢妄說將納款于𠍴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伊喇瑗本名聶赫字廷玉世襲契丹明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

將校禮謁制置使援大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烏頁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耶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爲

稱極儉同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
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為根本然後選勁勇
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郞令戒行李取淅川
泝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
可勝數糧食絕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
荆子口東還自內鄉將入聖朵寨至峽石左右八疊秋
林関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還太和九月至
黑谷泊進退失據遂誅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

不從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轉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琢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姑覺追琢殺之芝走至南陽為土賊所害甲午蔡州被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為澤之戍兵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大元涿州刺史李奇嚕招之
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
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
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奇嚕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
與張柔為副頃之苗道潤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
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奇嚕為中都
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永定軍節度
使賈仝不協以兵相攻奪據仝地取仝馬以遺經略使

李奇嚕奇嚕受之朝廷怪奇嚕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背詔奇嚕别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仝綱遣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輙留奇嚕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奇嚕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奇嚕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況甫等不識禮義之人奇嚕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仝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刑琿甫率兵攻之賈仝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

詔與之無何李奇嚕歸順大元甫為中都東路經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張進為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恒山公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覇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静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伊喇重嘉努不能守河澗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光禄大夫始

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穆昆千戶

總領萬戶都統皆隷苗道潤麾下以功遥授定安縣令

遷涿州刺史遥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遥

授安武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

領招撫使興定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

涿州刺史李奇嚕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奇嚕自雄

霸以東為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為中都

西路經略使西山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遥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左監都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使劉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強抑總

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𪸩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日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畢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碧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𪸩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碧山

復取檐車寨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禄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為節鎮廷議遼州城郭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

潤恢復中都會道潤與賈仝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三年遷遥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升樂平縣為臯州壽陽縣西張寨為晉州從文振之請也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爪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陜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

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伊喇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悦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賡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月重姦惡不萌矣是將澤潞已詔張開規

晝不能盡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珠嘉寨音行帥府於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特和攝刺史提控伯特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誣告景瑠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恥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不遣臣若興師是自

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輒違律令為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為姻為公家計屈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輒娶之收以此罪為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隩石寧化保德諸州境土闊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

史爪爾佳芬徹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為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路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爪爾佳芬撤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

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崇尖之衆作亂逐招撫使康瑭乞遣惟良還林州為便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陜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為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

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為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晉陽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為文振副護沁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喇蒙古勒不相能復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為軍迄正大間僑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營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

大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遷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户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四年封晉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安府之翼城縣為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

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保隰州以為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為州隰州之仵城鎮可改為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為蒲州以大寧縣隸之仵城鎮為仵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有功詔錄其子定格為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瓜爾佳實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

知府事珠格和色哩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誅和索哩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格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格聞之乃自經死贈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

於寢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禄大夫京兆郡公謚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内徙徙其軍于觧州河中府

張開賜姓完顔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為固守累功遷授同知青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宣撫司留付空名宣勑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

就在所復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青州乞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洪門安陽黎陽皆作堰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驘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又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

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元年遥授澤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為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遥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為崇州從開請也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

急聞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為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為忠昌軍沁為義勝軍林州義犬寨衆亂逐招撫使康塘推杜仙為招撫使聞請以盧芝瑞為副代領其衆又奏北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從解州高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内無儲符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聞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

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興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恒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開聞置酒名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是

時郭文振處閻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閒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孤以至於敗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為重紅襖賊五公喜據注子堌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田琢傳學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為腹心賊中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

皆隸馬五年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没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故祖皐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為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廪給之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寧死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録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伊喇重格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作者然不可攷矣

金史卷一百十八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謝　雲